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飛劍記 第十一回 純陽游廣陵妓館 純陽游寺訪書齋

純陽子一日遊廣陵，廣陵有一妓女，名黃鶯，極有姿色，豪客宿之者紛紛填怎見得有姿色？只見：白淨淨鐘乳粉的面貌，妖嬈嬌紅娘子的行藏。黑悠悠的烏頭滑膩，輕飄飄的海帶飛揚。鬢插著鮮豔豔的紅花朵，衣染著芬馥馥的桂枝香。溫雅雅的從容態度，渾素素的厚襟梳妝。乖巧巧見重於當家的貝母，俊嬌嬌愛殺了賣俏的檳郎。時純陽子見這樣標緻的女子墮落烟花，乃假扮個秀才托宿。此時純陽子終不然又起了欲心，學那宿白牡丹的舊事不成？只是要點化這個女子，去做個瑤他的素娥，不要做個勾欄的紅粉。不想道這個女子交有幾個知趣的孤老，罕希甚麼窮酸的秀才？這純陽子三回兩轉，要與那妓女歇宿。那妓女千推萬阻，不與純陽子交歡。純陽卻也無如之奈，乃題詩二首於壁。

其一云：

嫫母西施共此身，可憐老少隔千春。

他年鶴髮雞皮媼，卻是玉顏花貌人。

其二云：

花開花落兩悲歡，花與人還事一般。

開在枝頭防客折，落來地上請誰看。

吟畢，未題雲：「昌虛中書」。

時又有一妓，名楊柳，係是黃鶯之妹，亦稱絕色。怎見得絕色？只見：身服著一領紅衲襖，腳穿著一雙紅繡鞋。香羅帶挽著身子兒窄，金錢花插著鬢雲兒歪。雲鬢兒光光乍，勝人的打扮；金蓮兒步步嬌，動人的情懷。宛轉的歌聲，黃鶯兒睨睨，婆娑的舞態，粉蝶兒徘徊。他接的是倘秀才，人兒俏俏；我愛的此虞美人，我的乖乖。只見這個楊柳，美丰姿，且好吟詠。一見了純陽子題的詩句，就十分憐愛，乃問著純陽子，說道：「秀才，我姐姐既不接你，如不棄，只在我這裡歇罷。」純陽子說道：「如此卻好。」乃進於楊柳房中。楊柳待之以茶。茶畢，叫鴛兒買肴饌整東道。純陽子道：「你廣陵院的舊規矩，客初來時節，皆要甚麼樣物相饋？」於是取過了黃金一錠，付與楊柳。楊柳道：「此過於太厚，不敢受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受下無妨。」不移時，只見鴛兒整有酒筵來。純陽子與著楊柳對斟對酌，飲得個酪酊沉醉。楊柳扶著純陽子就寢，純陽子鼾鼾而睡，直到天亮，並不曾與楊柳交合半次夜。又寢，楊柳有求合的意思，純陽子只是鼾睡。第三夜又寢，楊柳有求合的意思，純陽子只是鼾睡。此正是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直至四夜，楊柳逼純陽子交合。純陽道：「吾雖秀才，雅慕仙術。吾今坎離配合身中，夫婦內交，聖胎已結，嬰孩將生，豈復戀外色乎？內交之樂，過於外交之樂遠矣。」竟不與之合，你說這個純陽子當初宿白牡丹，恁般風情，而今恁般老實？蓋他的丹田至寶曾被白牡丹奪去，養陽九年，才得如舊。前番已誤，豈可再誤！

楊柳問道：「秀才，你先問說著內交之樂，這卻是神仙麼？」純陽子道：「差不多。」既而問著楊柳：「仙家好麼？娼家好麼？」楊柳道：「仙家固好，我娼家吟風弄月，握兩撩雲。錦帳重遮，睡到五更猶是夜；洞房深鎖，雪深三尺不知寒，似也好快活一般。」此時，純陽子正要度著楊柳，只因這幾句言語，暗想道：「此女子凡心正盛，業債未償，怎麼得他去？只是他意思慳慳，莫若把一粒卻老丹與他，使他多壽也罷。」於是取丹一顆，付與楊柳食之。

楊柳因純陽子有聖胎之言，如說他是秀才，怎的又說著神仙話兒？如說是個神仙，又怎的花街上戲耍？心下疑惑，乃與一個知趣的孤老，姓蕭名九成者，是個大學生，就與他說了一番，如此如此。九成道：「此必是異人！」次日敬來訪之。純陽子知其來，潛入帳後不出。良久尋之，已不見，惟壁上有詩一首。

詩曰：

一吸鸞笙裂太清，綠衣童子步虛聲。

玉樓喚醒千年夢，碧桃枝上金雞鳴。

未寫著：「昌虛中書。」又蕭生玩黃鶯處，詩亦寫著：「昌虛中書。」始悟「昌」字虛中乃「呂」字也。此豈非呂先生乎？時楊柳大悔恨，黃鶯聞得此事，亦悔恨無及。楊柳與黃鶯共庚，不數歲，黃鶯老而楊柳尚少，及黃鶯死，而楊柳精神益旺。此蓋服其卻老丹而致，此不在話下。

卻說純陽子復遊杭州天竺寺，聞得有一僧法珍，坐禪一十二年，頗有戒行。一日扮作個雲游，至其寺，遂造禪堂。只見禪堂中有春夏秋冬四律詩句。其春景詩云：

煙暖喬林啼鳥遠，日高方丈落花深。

積香廚內新茶熟，輕泛松花滿碗金。

其夏景詩云：

風定泉聲當澗響，雨餘山色入樓多。

老僧減卻心頭火，一榻鬆陰養太和。

其秋景詩云：

清風拂處葉欲落，碧蘚堆時人不來。

滿院秋光濃欲滴，禪門閒向白雲開。

其冬景詩云：

梅花牆角開新歷，松樹枝頭曝衲衣。

怕冷老僧嫌朔吹，卻教重子掩柴扉。

卻說純陽子既到禪堂，復入自禪堂之後，又有個方丈之室，法珍卻在那個所在坐定。一見了這個道人，疾忙問訊，說道：「先生亦來游敝山邪？」道人道：「賓剎勝景，特來一玩。」既而問取法珍，說道：「尊師坐定禪宗，以為道在坐乎？」珍曰：「然。」道人道：「佛成貪嗔淫殺，為甚方其坐時，自謂無此心矣，及其遇景觸物，不能自克？則此種心紛飛莫御，道豈專在坐哉？」因求法珍同歷雲堂一玩。

及至雲堂，見一僧方酣睡，謂珍曰：「吾偕子少坐於此，試觀此僧何如？」良久，見睡僧頂門中出一小蛇，長三寸餘，緣床左足至地，遇涕唾食之，復循溺器飲而去，及出軒外，渡一條小溝，繞遍花台，若駐玩之狀。復欲渡一小溝，以水溢而返，忽經小徑，遇有一小刃在地，蛇見畏縮。尋則往至床右足，循僧頂而入。睡僧欠然一寤，俄見法珍同道人在堂，遂忙起施禮畢，因問珍與道人，說道：「吾適才一夢，與二子言之。」道人道：「是何夢？」僧道：「初，夢從左門而出，逢齋供甚精，食之。又逢美酒，飲之。因褰裳渡門外小江，逢美女數十，予恣觀之。復渡一小江，水驟漲，不能往，遂回。逢一賊欲見殺，乃從捷徑至石門而入，遂覺。」道人與珍大笑，說道：「以床足為門，以涕唾為齋供，以溺為醞，以溝為江，以花木為美女，以刃為賊人之夢寐，幻妄如此。」

既而珍扣問道人，說道：「此僧，吾之師弟，為蛇者何？」道人道：「此僧性毒多嗔，熏染變化，已成蛇相，他日瞑目，即受生於蛇中矣，可不懼哉？」法珍問道：「先生姓甚名誰？」道人道：「吾呂公也，見子精忱可以學道，特來教子。蓋人之性，念於善則屬陽明，其性入於輕清，此天堂之路。念於惡，則屬陰濁，其性入於粗重，此地獄之階。天堂地獄，非果有主之者，特由人心

自化成之耳。子尚必精必勤，毋妄爾心，毋耗爾神，毋勞爾形。」言訖，遂隱而不見。法珍不勝怏怏。後法珍得純陽子點化，亦自得道成真，此不在話下。

卻說芝城郡有一地名碧邛，一人家姓孫，頗殷富，建有一水閣，極虛明幽雅，多聚士人讀書。純陽子雲游至其處，士人接見，見其清標有仙骨，風韻飄逸，皆大忻喜，且曰：「先生雲遊士也，詩多奇雅，敢求一首見教。」純陽子吟雲。詩曰：

午夜君山玩月回，西鄰小沼碧蓮開。

天香風露蒼華冷，雲在青霄鶴未來。

士人聞其詩，清絕高塵，無一些煙火氣，各相爭抄寫。既而，大家商議，說道：「這個道人不是尋常人品，可相待一飯。」及飯畢，再求吟詩一首。純陽子又吟雲。詩曰：

看山看水歷寰中，擺脫煙霞到碧邛。

一飯笑談歸去後，行雲流水任西東。

純陽子吟畢，士人爭稱羨，說道：「此樣詩飄飄逸逸，新新雅雅，秦女品鳳簫，不過爾爾。」既而士人又道：「先生，此水閣未有佳聯，可見賜珠玉幾字！」純陽子乃親手寫一聯於柱雲：

夜靜月生寒，鶴度疏極疑島嶼；春深花弄影，人從流水認天台。

純陽子寫了此對，哪一個不嘖嘖。既而又寫著四句於壁上：「

但患去針心，真銅水換金。鬢邊無白髮，馬去難尋。」